

太平军在广济

四 季

湖北省广济县是太平军同清军展开过激烈战斗的战略要地。它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是湖北省的东南门户。从水路上看,广济西南的田家镇与兴国(阳新)的半壁山隔江相对,这里江道狭窄,地势险要,是长江中下游的一大天险,历来有“楚江锁钥”之称。从陆路上看,广济县是湖北与安徽之间的交通要道,经广济东北部的双城驿地区,可西达黄州、武昌,东通黄梅、宿松、安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武汉、九江和安庆三大据点。所以,位于三大据点交叉点上的广济县便成了太平军和清军的争夺重点之一,太平军在这里有过频繁的、长时间的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

太平军在广济的军事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53—1856年),以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抵达广济县武穴镇为始,到咸丰六年(1856年)秋湘军水师进攻田家镇为止。这一时期,太平天国革命处于全盛阶段。也是广济战场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尽管太平军有时遭到挫折,但基本上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在广济南部沿江一带和东北部,太平军共进行了四次大的战役,沉重打击了清军。

夺取老鼠峡。太平军夺取武昌后,接着东下夺南京。为了阻挡太平军东进,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两江总督陆建瀛拨三千清兵驻扎在武穴镇。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日,太平军五十万人,船约万余只,直抵广济武穴地区。正月十一日,陆建瀛带松江堤标二千余名赶到广济县龙坪镇,派遣寿春镇总兵恩长带领松江堤标二千赴广济老鼠峡。二月十五日,“恩长舟师未登岸”^①,由天官正丞相秦日纲率领的太平军迎头猛击清军,清军大溃,恩长手枪自裂,投江而死,陆建瀛遁逃南京。这次战斗,太平军出奇制敌,扫除了进取南京的第一个主要障碍。

攻占田家镇。同年四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夏官付丞相赖汉英受命率西征军出征。八月,西征军在江西一分为二,一路攻打庐州,一路上取武昌。夺武昌的太平军迅速开始进攻广济田家镇一带,粮道徐丰玉和汉黄德道张汝瀛领清兵进驻田家镇,由徐丰玉总理防务。在广济士绅张建东帮助下,清军在田家镇到半壁山的江面上,“编巨筏横江,载炮数十其上”^②。企图从水路阻击太平军西进。九月,太平军加强攻势,湖广总督吴文翰急调按察使唐树义驻兵广济,“防江北陆路”^③。同时,总督吴亮基遣同知劳光泰率炮船来援田家镇,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也领兵二千从江西渡江到田家镇,加强水路防守。太平军快速发动攻势,抢占半壁山,江忠源派兵争夺,被太平军全歼。九月十三日,太平军石贞祥部从半壁山上发炮狠击清军,千余艘战船也扬帆直取江防,清军“水陆兵勇同时弃甲回奔”^④，“光泰所募广东湖勇不战而溃”^⑤,徐丰玉和张汝瀛被杀死,江忠源仅带随从数人逃走,唐树人也赶忙撤兵,太平军夺取田家镇。这场战斗沉重打击了清军,清军自田家镇惨败后,在田家镇至武昌一线望风而逃,九月二十七日太平军占领广济县城梅川镇,接着连克黄州、汉阳、汉口。

保卫田家镇。咸丰四年(1854年),由于反动湘军兴起,太平天国革命暂受挫折。二月,

太平军为了保卫武汉，开始进兵广济等鄂东南八县。九月，太平军在武汉失利，地官付丞相黄再兴和提督军务石凤魁率领退守的太平军准备坚守田家镇。据曾国藩奏称，“上游之贼并萃于此，复自下游江皖纠集满发老贼来此拚拒”^④，“再图抗拒者亦尚有数万人”^⑤，十月，改由燕王秦日纲驻田家镇指挥。

太平军贯彻“守险不守陴”的原则，在田家镇地区筑起牢固的防线。田家镇防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围防线，以田家镇为中心，在圻州至田家镇的四十余里江岸上筑土城，设炮位，由殿右三十检点陈玉成坐镇圻州，负责把守北岸，在南岸的大冶和兴国，也有重兵守险要地形。另一部分则是江防，自田家镇至半壁山，“设横江铁锁四道，承以下艇，拦以木筏，环列枪炮千计。”^⑥在铁锁的上游，有战船三、四十艘、负责保护铁锁。在铁锁的下游，有民船五千多艘，负责运输。在田家镇附近的老鼠山和磨盘山，设营垒两座，由恩赏丞相曾天浩领兵保护北岸锁头。在南岸的半壁山，依山建筑五座营垒，引湖水灌濠沟，沟内竖立炮台木栅，沟外密钉竹签木桩、屯兵保护南岸锁头。

田家镇的南岸防线，特别是半壁山的防守较弱，而大冶和兴国的太平军只不过几千人。曾国藩抓住这一弱点，分兵三路，重点从南路进攻田家镇。九月十九日，湘军右营参将杨载福和左营同知彭玉麟由水路，湖广总督杨霨和鲍超由北路，湖南提督塔齐布和浙江绍台道罗泽南由南路，沿江齐下。杨霨军和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均被阻在圻州上游一带。南路湘军则得手较易。到九月二十一日，湘军便攻破大冶兴国防线。十月初一日，罗泽南军便开始进犯半壁山一带，塔齐布军也占领富池口。

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如能凭借半壁山天险，坚守不出，静待援军，是有可能扭转战局的。秦日纲等人大意轻敌，不听从石达开关于“坚筑营盘，方可进兵直剿”^⑦的指示，于初一日指挥守南岸和田家镇来援的共万余名太平军将士冲出半壁山，同湘军进行数十次较量，战斗持续达三小时之久。由于湘军锐气正盛和装备精良，秋官丞相林绍璋等人牺牲后，太平军被迫撤回。可是，秦日纲等人“泊舟彭（盘）塘观阵，见官军数止五六千人，意甚轻之”^⑧，于初四日，亲上半壁山将台，指挥两万太平军分两路进攻，“以一股逼塔齐布之军，使不得渡，以一股围扑湘勇宝勇各营”^⑨，两路“屡次来扑”^⑩，但均遭失败。趁太平军“回奔半壁山旧营”^⑪，罗泽南指挥湘军“骤升拔其木桩竹签，踰沟而入”^⑫，进入半壁山顶。太平军还英勇抵抗，五六千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第二天，燕王秦日纲派韦俊、石镇仑和韦以德率三千太平军分两路渡江争夺半壁山，均告失败。半壁山失守后，湘军水师于初十日夜乘机沿南岸窜出圻州防区，并于十二日进驻距田家镇仅五里的见峰咀，杨载福和彭玉麟等秘密登岸，与塔齐布、罗泽南策划进攻江防。太平军在牛肝矶至吴王庙一线尽锐抗拒清军，“千炮环轰，子落如雨”^⑬。由于南岸失守，由哨官刘国斌和万瑞书指挥的湘军水师第一队得以避开太平军炮火，“循南岸急浆而下，一炮不发，径赴半壁山下铁锁之前”^⑭。第二队也赶忙围攻太平军水师，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太平军水师有两艘快蟹船被烧，被迫从江防撤退。湘军水师第一队赶至铁锁前，哨官孙昌凯等用“洪炉大斧且鎔且摧”^⑮，摧断铁锁。守北岸的太平军见此情形，在秦日纲指挥下，火烧营垒，撤出田家镇地区。太平军水师撤至广济武穴一带，由于“东南风大作”^⑯，战船“不能行”^⑰，湘军水师“围而焚之，百里内外，火光烛天，浮尸蔽江”^⑱。

这次战役使太平军丧失大量有生力量，湘军“军无停刃”^⑲，数万人被杀害。水师损失更为严重，有五六千艘战船被烧。

田家镇被攻陷后，太平军在广济仍继续同湘军顽强作战。陈玉成由圻州退守广济县城，和秦日纲以及来援的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一起，“合军置垒数十，其势张甚，杨霨不能前”^⑳。

十月二十六日，在与圻州交界的广济西北部地区，太平军乘湘军“营垒未定”^⑳，进攻湘军。并在广济境内“沿途设伏”^㉑，多次伏击清军，还曾“返追逾四五里，势甚凶悍”^㉒。在与黄梅交界的双城驿地区，太平军将领“率众来扑”^㉓，反攻清军，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

大破双城驿。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翼王石达开在九江湖口大破湘军，接着溯江而上，进攻湖北。十二月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太平军秦日纲部由黄梅进攻驻广济的清军杨霈部，两次重挫杨霈军。三十日，在广济双城驿地区，太平军乘除夕之际发动进攻，杨霈“方派队出御”^㉔，太平军却乘其不备，放火烧营，大败清军。杨霈“乘别骑走脱”^㉕，“兵勇纷纷逃至圻州一带”^㉖。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清军，曾国藩说：“杨霈复收溃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旧兵勇数近三万，兵力不为不厚。……不图广济一败，一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散无归”^㉗。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湖南巡抚骆秉章说：“粤匪秦日纲部不过千余，杨霈兵勇则有万余，詎知反为所败”^㉘。

广济战场的胜利使太平军取得了湖北战场的主动权，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太平军再次攻克武昌。

第二个时期(1856—1864)，以咸丰六年(1856年)秋湘军水师进攻田家镇为始，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太平军赖文光部进攻广济县为止。这一时期，由于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太平军力量大受削弱，广济战场主要是牵制清军力量，并扼住通往安徽的陆路要道，以保九江和安庆。所以这一时期的太平军主要是在与黄梅交界的广济东部活动。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武昌失守后，太平军“退扎广济县，号十余万”^㉙。这支太平军驻扎在与黄梅交界的广济东北部，同清军多次交锋，并于十二月十二日反攻圻州曹家河，失败后便撤出广济，在黄梅一带抵抗清军。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由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杀进湖北，在广济等地取得较好战绩。五月，一支太平军由黄梅进攻广济县城梅川镇，知县李安斋令“武举张鹤以偏师御于城东打杵口”^㉚，张鹤等被太平军击毙，李安斋仅带随从数人逃走。同时太平军组织力量，攻打广济十里铺和武穴，向沿江地区发展，以便争夺水路，但由于鲍超、多隆阿等于十里铺作顽强抵抗，太平军计划失败。六月，自石达开出走后，形势更加险恶，为了牵制清军力量，“上图武汉而下解九江之围”^㉛，“欲断”争夺九江的清军“粮路”^㉜，前军主将陈玉成率太平军由黄梅经圻州转移到广济童司牌地区，设置防线，“造浮桥于河中，东通北湖，西连武穴，筑垒绵亘，望若长虹”^㉝。随后分股出童司牌，进攻黄梅清军，打死贵州安义镇总兵王国才。各地反动派十分恐慌，据《九江府志·武事》记载：“七年六月间，广济童司牌贼氛甚恶，岁贡周海春……带领壮丁会北乡团勇赴码头(与广济隔江相望的城镇)防堵。”六月二十四日，清军各路援军围攻太平军，陆路由江宁将军都兴阿派提督孔广顺为先锋，“移营前进”^㉞，水路则由湖北提督杨载福派都司胡友亮为先锋，“管带舢板船，绕入内湖”^㉟，多隆阿和鲍超等参加围攻，“李续宾督队自南岸渡江来援”^㊱。六月二十九日，李续宾首先“统三营进攻，以开劈山炮轰之”^㊲，各路清军纷纷扑来。太平军久战已疲的将士仍顽强战斗，终因双方力量悬殊，十九座营垒皆被攻陷，陈玉成部主动撤出童司牌，湘军采取血腥屠杀的政策，“擒斩三千余”^㊳，连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说：“斩杀过当”^㊴。由于清军的围攻和陈玉成部长期孤军作战，太平军在这次战役中失利。

第三个时期(1864—1867)，以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太平军赖文光部进攻广济为始，到同治三年(1867)二月，太平军撤出广济为止。这一时期，天京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太平军赖文光部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经常出没于广济县。由于这一时期的太平军采取突袭方式作战，不仅打击了清军，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官僚士绅和团练武装。同治三年(1864年)

九月，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从安徽太湖和宿松折回“逼近县境”^④，广济知县正“开柜征漕，不设侦探”^④，初二日夜，官僚士绅还在看戏作乐。初三日黎明，太平军突然“蜂拥至县”^④，来不及逃跑的官僚士绅不少被太平军惩办。次日，太平军又追至广济东部湖滨地区，消灭一股团练，并于初九日主动撤出广济县。二十五日，赖文光部又杀进广济，清军军门兰斯明和镇军萧超贵带兵尾追，太平军埋伏在毛仁山一带，歼灭这批清军，打死萧超贵，兰斯明虽侥幸逃脱，但也因这次战败被清廷“暂行革职，撤销勇号”^④。二十七日，太平军进攻聚集在雨山寨的团练武装，又于二十八日在官桥与团练武装发生对抗。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赖文光率军自皖鄂交界处折回西进，并于初六日进攻广济县。初七日辰刻，太平军“以间道突至武穴镇”^④，杀死很多团练头目和地方士绅，并向北进攻团练堡垒清吉砦，打死团练头目徐新发。

太平军在广济县活动期间，镇压不少官吏和地方士绅，剥夺了他们的家财，有所谓“富家贵宅多被兵燹，盛冑强支不力蹂躏”的说法^④，沉重打击了广济封建统治者。咸丰年间，士绅张兰因抗拒，被太平军“所毙，而家资亦复掠尽”^④，太平军在南部沿江地区活动时所没收的富人财货“盈路”^④。据统计，在咸丰三年至同治六年期间，因反抗太平军被杀的有二百二十九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地方士绅。

太平军还焚毁不少田契地约、祠堂和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家谱，扫除了一些束缚农民思想和行动的绳索，破坏了农村的封建关系。《杨氏宗谱》载：“咸同间，发捻躏济，宗祠悉遭兵燹”^④。《黄氏宗谱》载：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在广济龙坪一带活动，龙坪黄家湖的产权文件和其它田契地约“概被兵燹”^④。《朱氏宗谱·序》载，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兵燹逃亡”，家谱“残篇遗简，什存一二”。《胡氏宗谱》载：“咸丰年间被扰乱，境庐遭焚，谱被燹”^④。

同时，太平军积极为乡民办好事，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咸丰年间，由于战乱，食盐困难，为了方便群众，太平军大量运淮盐到广济，廉价出售，群众十分欢迎。太平军还积极解决民事纠纷，据《朱氏宗谱》所载的《特授广济县正堂即补清军府随带加三级方堂谕》称，农民桂才荣和朱植兰因抗旱用水发生纠纷，俩人都告到太平军营里，太平军作了合理裁决，使纠纷得到解决。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很难发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太平军的历史资料。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看出人民群众拥护太平军的史迹。如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二十八日，湘军攻进广济县城，便“严谕居民剃发”^④，这说明很多居民听从了太平军留发规定，是拥护太平军的。此外，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太平军的剧本和传说。

广济人民从太平军那里看到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力量，也行动起来了，爆发了由宋关佑领导的农民斗争。宋关佑是广济县宋春皖人，自幼刚正，热心助人，在农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咸丰三年，在太平军的影响下，他决心领导人民，同官府作斗争。三月下旬，农民对于官府的横征暴敛忍无可忍，决定奋起反抗。他们制定了“上告贪官，下集乡民，先礼后兵，求救南京”的十六字策略。在宋关佑率领下的全县七乡三镇的数万农民冲进县城，惩办贪官污吏和恶霸豪绅，打开粮房，救济乡民。后来，他们又打死前来镇压的黄梅知县鲍开运、广济知县蔡润身、阳逻巡检蔡文熙和团风把总鲁光贵。据载：“广济奸民宋关佑等抗粮戕官，纠众数万”^④，可见，斗争规模是较大的。但由于没有及时与太平军联系，终被湖北按察使江忠源领兵镇压。咸丰十年五月，广济县人何致祥在忠王李秀成派遣下，“回籍招军，夹攻官军”^④。广济乡民又积极响应，相约在五月二十八日起事，但因叛徒出卖，被广济知县方大澍和圻州知州彭应鲤镇压，有数十人被杀害。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它遭到广济地方士绅的拚命反对，很多士绅积极为清军卖命效力，咸丰年间，士绅张鸣轩为胡林翼的“幕府官”，甚为得力，“六年官制军奖给六品军功，七年……赏戴五品翎，并以议叙品秩荣荫其子七人”^⑦。士绅向爵亭，积极帮助清将都兴阿、多隆阿和鲍超，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多、都二将军赴行营，亲造庐”，邀请向爵亭“往本邑王家围、邻邑周家围，督筑土城二座”，对抗太平军。此人也被胡林翼“许保冠带，劝襄幕事”^⑧。还有一些士绅积极为清军出钱捐款，士绅黄北庄一家向清将都兴阿“输诚捐军饷”，也被“例授龄九品衔，随加军功六品”^⑨。同时，地方士绅还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农民，反抗太平军。据《朱氏宗谱·材业公传》描述当时农村状况：“济邑忧于寇烽烟之惨较他邑为酷，而士人之守望者盘诘最严，揖拿最密。一日偶获二人，意寇所使，缚之将置诸死地。”同治四年，全县各村垸都“立誓自守”^⑩。

太平军的革命活动沉重打击了广济县的封建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广济县的生产力，促进了广济县的开发。

对广济开发的促进，特别表现在南部沿江的武穴地区。武穴地区濒临长江，又无天然屏障，并多湖多港，汛期一到，这里便“复为水冲决，漫没禾稼，民日狎游鱼鳖上”^⑪。

封建社会在农村的统治是以户族、姓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太平天国革命使广济县的不少农民摆脱了宗法制度的束缚，能够自由迁徙。据《朱氏宗谱·序》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逃亡湮没无传者不知凡几。”武穴一带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便是在咸丰年间至光绪初年从广济各地迁来。据位于武穴附近的红旗公社下关大队的调查，陆家畈垸有刘、魏、饶、龚、周等六姓，张家咀垸有陈、桂、李、范、库等六姓，饶支美垸有饶、胡、周等三姓，都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后迁到此地。光绪七年立的《修窝陂塘石堤碑记》中有一段文字，很形象地反映了武穴一带居民急剧增加的情况。己卯（1879年）冬，广济知县“临视”窝陂塘堤（武穴附近的临江堤），眼前出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堤之外潭水深十尺，内则居民鳞次逼迎”^⑫。大批劳动力的到来，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建设。从咸丰末年到光绪初年，他们在武穴地区的外江内湖建设了一批水利项目，武穴一带的江堤主要由穴下青林堤和盘塘堤等构成。咸丰十年（1860年），由武穴月塘张姓材户农民出资，沿江岸“最险处”筑堤，“阅五月而功竣，屹然南方重障矣”^⑬。盘塘堤也是在咸丰年间由武穴地区农民筹款修筑。光绪丙子年（1876年）初，由武穴地区农民捐款出力，筑起阻止下游江水倒灌武穴地区的罗城堤^⑭。这样，武穴地区便有了对付长江水患的基本阵势。同时，武穴地区的农民还积极修筑湖港堤坝，如凤咀港堤，“咸丰间邑人募修”^⑮。这些水利设施的建立，使得武穴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从武穴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看出太平天国革命的巨大促进作用。咸丰年间以前，武穴镇的“土人所贸易，盐为大，外无过日用所必须”^⑯。商业完全是地主经济的附属品，仅有刘家巷为商业街道。太平天国革命使武穴地区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为武穴镇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很多摆脱旧枷锁的农民涌入武穴镇，不少外地商人也进入武穴。据对客商会馆和墓地的考证，占武穴商人大多数的徽州帮、青阳帮、江西帮、南京帮、湖南帮商人都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才得以迁至武穴镇。这样，外地的技术和本地大量劳力相结合，出现了许多作坊，如具有湖南特色的雨伞作坊，具有福建特色的丝烟作坊，出现了“八方风物”的商业繁荣景象，商业街道也骤增至七条。可以这样说，太平天国革命促使武穴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商镇。

从太平军对广济地区的影响来看，由于她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统治的根基——地方反动势力，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打破了封建思想对农民的束缚，从而启迪了农民的思想觉醒，大

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那种认为农民战争是历史“惰性”力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⑧⑨ 《湖北通志·兵事》。

② 《刊水张氏宗谱·建东像赞》，广济县档案馆藏

③ 《湖北通志·唐树义》

④⑩ 《曾文正公全集·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

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广济县同治壬申志·兵事》

⑥ 《曾文正公全集·陆军踏破半壁山贼营水师续获大胜折》

⑦ 《曾文正公全集·统筹三路进兵折》

⑧ 见《太平天国》资料第3册第111页

⑩⑪⑫⑬ 《曾文正公全集·陆军夺半壁山斩断铁锁水师绕出贼前折》

⑮⑯⑰ 《曾文正公全集·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圻州折》

⑱⑲⑳ 《曾文正公全集·国史本传》

㉑ 《湖北通志·曾国藩》

㉒ 《湖北通志·李续宾》

㉓⑳㉔㉕ 《曾文正公全集·陆军克广济水师九江获胜折》

㉖ 《曾文正公全集·陆军剿小池口并陈近日军情折》

㉗ 见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㉘ 《圻州志·兵事》

㉙ 《刊水张氏宗谱·玉藻传》和《广济县同治壬申志·兵事》

㉚ 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二十奏疏

㉛⑳ 《湖北通志·都兴阿》

㉜⑳ 《湖北通志·多隆阿》

㉝ 《广济县同治壬申志·选举》

㉞ 《柯氏宗谱·续修谱序》

㉟ 《刊水张氏宗谱·节孝朱孺人传》

㊱ 《朱氏宗谱·朱玉峰先生传》，广济县文化馆藏。

㊲ 《杨氏宗谱·联叙宗谱序》，广济县档案馆藏。

㊳ 《黄氏宗谱·董家湖与朱董定案字据》

㊴ 《胡氏宗谱·重修谱序》，广济县档案馆藏。

㊵ 《湖北通志·江忠源》，此方面材料由宋春垸农民宋洪斌根据《宋氏宗谱》提供。

㊶ 《刊水张氏宗谱·鸣轩公传》

㊷ 《向氏宗谱·爵亭先生传》，广济县档案馆藏。

㊸ 《黄氏宗谱·北庄传子附》

㊹ 顾炎武：《天下郡县利病书·湖广》

㊺ 《修窝破塘石堤碑记》，武穴镇人民政府藏。

㊻ 《刊水张氏宗谱·国学流川公传》

㊼ 《朱氏宗谱·显考晓吾大人行状张老孺人传》

㊽ 《广济县同治壬申志·水利》

㊾ 《广济县乾隆辛未志·物产》